

离离原上草◎著

逐红

粉红色的女人喜好淡出淡入，
因为颜色已经挂出招牌，
只有素面女人边庄“边喊叫”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落红/离离原上草著. 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 2006. 1

ISBN 7-5054-1481-X

I. 落... II. 离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7434 号

落 红

著 者 离离原上草

出 版 人 田 辉

责任编辑 王三石

责任印刷 赵 岭

装帧设计 大象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68433188(总编室)

(010)68413840 68433213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印 刷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字 数 245 千字

印 张 9.375

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版 别 平

书 号 ISBN 7-5054-1481-X/G · 0849

定 价 18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目 录

第一章 /1

“吻”这个古老的爱情行动,不管经历多少岁月风尘,都会一丝不苟地行使着它的功效,使得成千上万个人子颠颠狂狂,就好比罂粟一样具有魔力。这是任凭谁也无法更改的事实。

第二章 /25

没有足够的金钱支撑生活,连温饱都难以顾及,何谈完成学业。学业无法完成,她就无法改变苍凉人生。这个世界上,每个人都有奋斗史,不管怎样的奋斗史,奋斗成功才是终极目的。

第三章 /46

几名女生哭够、喝够、叙述够,全都割破指端跪在辽阔的旷野处,结为生死不分离的五姐妹,齐声发出“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”“不求同年同月生,但求同年同月死”的誓言。

第四章 /65

肖络绎的眼前出现无数个黑点,无数个黑点绕来绕去,形成一片黑暗。他站在黑暗中,头晕目眩、四肢无力、耳鸣失聪、呼吸受阻、血液急速奔涌,通体发痒,像有成千上万个虱子在身体上爬行。

第五章 /84

从今日起,她已从纯洁无暇的女孩子变成染尘的女人。她将失去陈尘的爱情。她要试着去做女人,切入实际生活。切入实际生活则意味着她不再是被呵护的羔羊,而是要出外寻觅食物的羔羊。

第六章 /104

肖络绎的脸颊被她的秋波扫荡出红晕,由此她更加喜欢肖络绎。男人能够在女人面前脸红,一来说明该男人作风纯正,二来说明该男人是个感情专一的好男人。

第七章 /123

庄舒曼头部离开陈尘的胸部时,陈尘正在专情吻着庄舒曼的发香。那发香具有浓浓的花香,陈尘很喜欢。花香衬托着近处



树体的清香,使得陈尘无限陶醉。

第八章 /143

陈尘的不告而别,庄舒曼很有心理准备。从她准备阐述实情那一刻起,她就断定即将和陈尘天各一方,从此音信渺茫。

第九章 /162

世上没有后悔药,她只有等待伤口愈合之日的到来。她无数遍对自己说,睡下吧,别醒来,醒来,会有许多烦恼纠缠。

第十章 /181

“认识的人越多,越喜欢狗”。这句话一语道破人性的虚伪、人不如狗忠实可靠的玄机。要比尼采、叔本华们的错位疯话贴切得多,有一定的生活体验,给人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。

第十一章 /200

人说前三十年用身体换钱,后三十年用钱换身体。她还没用过用身体换钱的年龄,所以她要挣扎、拼搏、奋斗。

第十二章 /217

肖络绎逐渐恢复记忆,没有去水果摊位做水果生意。他想起从前的绘画艺术,拿起画笔试着画了人物肖像,觉得创意不错。

第十三章 /236

没有爱情的日子,生活如同一摊浊水,她则是浊水中的泥鳅,愈是有泥巴的地方,活得愈开心。过去的事无可挽回,未来是一团迷雾……

第十四章 /254

南柯可以为了爱情颓废,她却可以为了爱情燃烧,甚至在得不到对方任何消息的情形下,她的爱情火焰也没有熄灭过。

第十五章 /275

看来陈尘这次和她相逢,又是一场不欢而散的诀别。早知如此,还不如回避的好。眼不见心不乱。他将她从深渊拖上岸,又重重地将她推下深渊。上帝在和她开一场别开生面的玩笑,她在那玩笑里几经磨难。她已疲惫。



第一章

庄舒曼发现姐夫肖络绎的目光有些异常，周末来临杜绝返回姐姐家中，却无法摆脱那异常目光。

肖络绎是北京市一所名牌美术学院的美术教师，也是闻名遐迩的画家，庄舒曼则是他的门下弟子。如此一来势必经常面对他。这是她近来最为苦恼的事。他的目光如同一柄利剑刺痛她，可她不得不在忍受中度过。每天要听讲美术课程，就要面对他的目光。她从他的目光里看到混浊、痴迷、淫荡，还有复杂的爱怜。这是她不能够接受的事实，她简直惶惶不可终日。她性格的内向使其隐藏住内心痛苦，姐姐、男友无从看出破绽，从而助长了他的胆大妄为。自从他那种目光投向她，她的生活就没有安宁过。从教室返回寝室，不似从前那样面带柔和的微笑，舒展地躺在床上和几名要好女生谈论时尚话题，或者拨通男友手机，与男友马拉松式的一阵闲聊，而是面呈忧郁状用被子蒙上头，在被子里唉声叹气。她断然不能曝光他，尤其不能曝光给同寝的几名要好女生。她们全都是他的学生。传扬出去，她良心就会受到谴责、心灵受到鞭笞。况且他瞧向南柯、杜拉、苑惜、奔红月的目光亦是如此。她没有发现她们有任何反常现象，她干吗没有一点挺头呢？

几名女生中除了杜拉，全都属于放纵类型，对异性间的轻浮举动丝毫不介意。她们中的南柯多次做过人体模特，还和一个中年商人有染，认为新时代女性不应该陷于条条框框的礼数中，而应该勇往直前地获取自身想获取的东西，对处女门的守卫还是开放不很在意，处事方式也和庄舒曼迥然不同。



自从发现肖络绎那种异常的目光，庄舒曼半个月的时间没有返回家中，急坏了庄舒怡。

庄舒怡在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工作，新近被院方任命为妇产科主任，时间尤为紧张，一般情形下都要加夜班。因此一段时期疏忽了对庄舒曼的关照，断定庄舒曼有肖络绎的关照万无一失。一直以来庄舒怡、庄舒曼承蒙肖络绎的照顾，对肖络绎的信赖就好比信赖神灵一般。庄舒怡下班后只是向肖络绎过问了庄舒曼的在校情况，便倒头入睡。可是庄舒怡发现庄舒曼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返回家中，感到心里一阵发慌，于是拨通庄舒曼的手机，问庄舒曼未回家的理由。庄舒曼自然是以学业紧张、与男友陈尘去郊外风景区写生敷衍过去。得知庄舒曼学业紧张，庄舒怡顿刻消除内心的慌乱。

撂下手机，庄舒怡渐次睡去。连日来的夜班搞得她极度疲惫，她甚至忘记一段时期没有亲近丈夫。睡眠在那一刻占据了整个身心和意识，她睡得很甜蜜，一面脸颊露出浅浅的笑意、一条腿压向鸭绒被、怀中抱着枕头，样子极其可爱。从画室出来的肖络绎看到这副画面，自是一番陶醉，躺到庄舒怡身边，脸部埋在庄舒怡的发丝间。只要闻到发香，就能睡得翔实。这是肖络绎业已形成的习惯。

接过庄舒怡电话的庄舒曼陷入烦躁境地。她向姐姐撒了弥天大谎。未曾返回家中的时日，她都置身于痛苦之中，根本没和陈尘去写生。期间陈尘倒是数次约过她，可她心情格外压抑，只好拒绝陈尘的相约，躺在床上满怀愁结。南柯、杜拉、苑惜、奔红月出行前掀开她的被子，强迫她跟随她们出外写生，她却假装沉睡不醒。她们撇下她离开宿舍。她们离开后，她睁开眼睛神经兮兮地自语道，不能向姐姐阐述姐夫的异端行为，决不能。姐夫有如再生父母、恩重如山。可以说如果没有姐夫的相扶，与姐姐的生活会是另一番模样。

庄舒怡十六岁、庄舒曼十岁那年父母双双病故，姊妹俩陷入绝境。这种关键时刻，父亲的得意弟子肖络绎勇敢地承担起抚养姊妹俩的使命。那时肖络绎只有二十六岁，刚刚大学毕业。由于肖络绎绘画艺术达到一定水准，因此在读研究生期间，就被学校获准边读研究生边留校执教。刚刚参加工作，又尚在读书时段，那点微薄薪水用在自身都勉



为其难，何况要担负姊妹俩的生活费用呢？可他没有更改意志。他能有今日，完全是庄老师悉心栽培的结果。在某些老师眼中不足为奇的，他在庄老师眼中却是弥足珍贵。庄老师远眺近瞧都觉出他是块好料，于是就在他这块好料上下了苦功，将他留宿在家中，手把手教授他。挥毫快捷、着墨朦胧、笔触细腻是庄老师的绘画风格，后来成为他的绘画风格。与庄老师同吃同睡同作画，无形间加深了和庄老师的感情，以及两个师妹的友情。为了能够照顾好她们，他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绘画，又利用休息日将绘画作品拿到市场上卖掉。蹲在市场的边缘，像其他小商贩那样焦虑地东张西望，期盼能有购画者问津那些画幅。一连几日没人问津，他只好突发奇想临摹了名家画幅，不出三日便卖掉一批画幅。但他很心虚，毕竟不是自家创意的作品。拿了那笔卖画款项为姊妹俩购买了新衣，又买回几斤排骨，以此改善生活。姊妹俩自从父母亡故以来，没吃上一顿像样的伙食。每日不是萝卜土豆汤就馒头，就是炒白菜片就米饭。姊妹俩正是长身体时期，如此一来，姊妹俩全都精精瘦瘦、眼睛显得出奇的大，他看在眼里疼在心上。两大盘炖排骨端上餐桌的时候，庄舒曼险些给那排骨的香气熏晕过去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像是要用眼睛吃那排骨一般，好半天才醒过神，抓到一只排骨三两下落进肚中，之后是一根接下一根地啃食着。他眼内禁不住晶莹出泪水，暗自发誓，一定努力多赚些钱，使姊妹俩的生活好起来。与之相比，庄舒怡的吃相倒是文明许多，虽说和妹妹一样被那些排骨诱惑得晕头转向，但女孩子的虚荣心，要她强行压迫住贪吃排骨的欲望。她和他一样潦草地吃完饭。庄舒曼却是吃歪了肚子才肯罢休。由于很长时间肚子里没粘荤腥，庄舒曼连拉带吐，整个人折腾得像个落汤鸡。

日子在肖络绎不绝的忙碌中一天天逝去，庄舒怡、庄舒曼因为肖络绎的供给，双双没有辍学。这是她们后来对肖络绎最大的感恩之处。在庄舒曼眼中肖络绎既是个合格的父亲，又是个合格的兄长。父母辞世后，姊妹俩依旧住在老宅内，老宅周围环境相当恶劣。除了她们居住的那栋楼房是知识分子楼，其余的楼群全都是杂七杂八的住户。那是一片开发区域，所住居民几乎是些城郊地段的农转非户。那里除了房价便宜，别无是处。是个鬼见愁的地方。楼房周边的路面坑坑洼洼不

说，冬天来临之际还会形成堆堆冰山。那是附近平房居民倒脏水的杰作，而这杰作又是因为下水道全部被封冻所至。夏天一到，那些倒过脏水的地方就会蚊蝇四起、臭味熏天。这还是能够忍耐得了的事，最令人无法忍耐的则是那栋楼房经常停水现象。经常停水的原因又是此处房屋没有健全的产权。先后几家私营物业部门皆因没有利益可取撤退出境。

庄舒怡、庄舒曼住在顶层的八楼，停水就是姊妹俩的劫难日。但姊妹俩忍住这项困难，没有告诉肖络绎，觉得亏欠肖络绎太多，日后无法偿还。姊妹俩弄一根棍棒和一只塑料水桶打来井水食用。从一楼抬到八楼，姊妹俩累得头晕眼花。她们硬是靠毅力克服掉此项困难。可随之而来的困难是她们无法克服的，于是她们只好求救于肖络绎。由于经常停水，大部分教师想办法离开了此楼房，将自家居所廉价出租出去。一些乱七八糟的流动户纷纷居住进此楼房。她们的居所旁侧住进一个恐怖男子，男子每至深夜返回家中，进得家门先是一阵敲击，而后则是用什么东西刮墙皮，随之而来是一种森人的叫声。白日里碰上她们，露出淫荡的目光，还动手摸了庄舒怡的一面脸颊，姊妹俩感到恐怖至极。肖络绎得知这样的事件发生，马上赶往她们的居所，留宿在那里。

肖络绎住在摆放老师、师母遗像的房间。该房间是老师、师母生前的卧室，因为长久没人居住，室内顶棚四角布满塔灰和蛛网。老师、师母生前待他如同亲生儿子，见到老师、师母微笑的遗像，他非但没紧张，反倒觉出那微笑的亲切。触景生情，他眼内涌出伤感的泪花，眼前浮现出老师教授他绘画艺术的日日夜夜。那是充满快乐的日子。往返路途遥远，老师干脆留他住在家中，师母会做些可口的饭菜端上餐桌。老师习惯于边就餐边喝下适量的白酒，有时兴致浓郁，还准允他喝下半杯白酒。待他哈出酒中辣气连声咳嗽、眼内咳出泪水，老师就会拍着他的肩膀说，你小子真是不堪一击呀。

老师的兴致浓郁，多半是肖络绎的绘画水平提高一层。

肖络绎的父母皆是商人，肖家世代没能出现像样人才，为此肖络绎的父母很感激庄老师。这感激只限于庄老师在世期间。庄老师刚刚辞



世，肖络绎的父母就体现出浓重的商人风格，要他远离开庄家的两个麻烦女儿，为此他和父母断绝了往来。父母的不近人情，使他伤心至极。离开父母，自然要独立维持生计。他不后悔，与庄老师的付出相比，他的付出只不过是九牛一毛。庄老师经常带着胃痛指导他作画，没有因为疾患耽误授课。更可贵的是庄老师为他课外授课，从不要报酬。庄老师看准他是绘画这方面的人才，便决定计代价地培养他。直到胃癌晚期，庄老师还躺在医院的病榻上指导他。这幕情景，他终生难忘。为了不让庄舒怡、庄舒曼看到他在流泪，他强行忍住泪水。他是姊妹俩的主心骨，不能给姊妹俩留下软弱印象。否则姊妹俩就会六神无主、无所寄托。

庄舒怡抱着被褥准备为肖络绎整理床铺之际，肖络绎背对着庄舒怡擦干泪痕，转过身体自然地接过庄舒怡手中的被褥。庄舒怡、肖络绎一道整理床铺的瞬间，庄舒曼悄然推开房门，头部探入室内。家中增加一名男子，她心里感到无比踏实。看到肖络绎认真地整理床铺，猜到 he 肯定要在这一住多住些日子。但她祈望他能够永远住在这里。为了证明判断无误，她带着一脸稚气进入室内，抓住他的手臂摇晃着问向他，大哥哥，永远都住在这里吗？

肖络绎俯下身拍了拍庄舒曼的头部做出肯定回答。她激动得一下子抱住他的腿部。仅有十岁的她头部刚过他的腰部。她显得那么渺小无助，惹人爱怜。他本来是想镇住邻居那个奇怪的人，再返回学校居住。毕竟庄舒怡已是个半大女孩，在一道生活有诸多不方便，还会招致闲话。面对她渴求的目光，与他住进后的第一个夜晚所遭遇的情景，以及他发现这里的停水现象，他决定留下来。眼下他还不具备购买房屋条件，那么切实可行的办法即是搬进来和姊妹俩住在一道，以此减轻庄舒怡身上的担子。庄舒怡当时的年龄仅有十六岁。这是个盛开的花季年龄，也是追求学问的最佳时段，他不能让庄舒怡荒废学业。住进庄家的第一个夜晚，他领教了隔壁的敲击声和随之而来的怪叫。那怪叫在夜半十分显得相当恐怖，传遍整个走廊。

庄舒怡、庄舒曼全都给怪叫惊醒。庄舒曼不顾庄舒怡的阻拦，拿了枕头奔向肖络绎居住的房间，而且还钻进肖络绎的被窝。肖络绎正躺



在那里构思应对措施。说句实话，连他听到那种怪叫都有些胆寒，何况两个年岁尚小的女孩子。庄舒曼钻入他的被卧，他才终止构思，连忙对庄舒曼一番安慰。庄舒曼的头部埋在他胸前，大气不敢出一声，甚至联想到室内到处都是长鼻子、血舌头的鬼怪，由此身体更加紧密靠向他。

那晚庄舒曼靠在肖络绎的胸部睡下，一只手紧紧抓住肖络绎的胳膊。庄舒怡却是给吓出一身冷汗、蜷缩在被卧内。但她没有动地方。她自知不能像庄舒曼那样跑进肖络绎的房间，她已是大女孩，检点行为尤为重要。

冬季夜长昼短。庄舒怡躺在床上分一秒地盼望着黎明快些到来。可她愈是盼望时间快些进展，时间愈是不肯挪移脚步，仿佛专门和她作对。好不容易盼来清晨，本来想早早起来做好饭菜，她却发起高烧。肖络绎买回早餐，又叮嘱一番吃完早餐准备去学校上课的庄舒曼，这才来到庄舒怡居住的房间，为她穿好外衣，将她背起疾步走出室内。就在他准备离开八楼层的瞬间，邻居的房门掀开一条缝，从里面探出圆滚滚的头，鼠眼贼溜溜地向他射来。

庄舒怡发烧的当日，肖络绎没有去学校，不过，他通过电话方式给学生布置下绘画作业。那日他一直守候在庄舒怡的床前，为她擦汗、按时服用药物。庄舒曼临近放学的时间，他又去附近的市场买来蔬菜和猪排，做了顿香喷喷的晚餐。看到庄舒曼狼吞虎咽地啃食猪排，他内心很不好受，富裕人家的宠物狗生活得都相当洒脱，庄家姊妹俩的生活却是如此艰辛。他暗自发誓，一定要想办法解脱姊妹俩的困境。随着内心的誓言，指端捏得咯咯作响以示决心。他观察到庄舒曼的绘画天赋，他开始教授庄舒曼绘画的基本功，像当年庄老师教授他那样投入。那个时期的他，简直可以说像姊妹俩的父亲。

第二日夜晚，肖络绎一直守候到庄舒怡、庄舒曼姊妹俩熟睡过去，才离开她们居住的房间。可是他刚打开另一个房间的门，隔壁又开始展开敲击声，随着敲击声的停止，出现一种比先前还要恐怖的声音。那声音由远至近，仿佛已贴近外门，他的心不由得紧缩成一团，但他极力平息来自体内的紧张。他打开室内所有的灯，来到她们居住的房间。

庄舒怡躺在床上未动，庄舒曼依旧拿了枕头准备奔向肖络绎居住



的房间，当她抬头看清肖络绎就站在面前，忍不住扑向他的怀抱，再次搂住他的双腿。此刻室内所有的灯全部关闭。紧接着恐怖之音一声紧似一声。他本想冲出室外探个究竟，为了慎重起见，他暂且忍住出外探个究竟的念头。那晚，他一直等到恐怖声音消失、灯光亮起、安顿好庄舒曼入睡、照顾庄舒怡服用下消炎药，才离开她们的房间。他想去警局报案，转念一想，又打消此念。人家警务人员有许多大案要案待破，哪里有时间光顾夜晚的怪音呢。况且找来警务人员碰巧那日傍晚没有此种声音，岂不是有谎报军情之嫌，届时还得遭到警务人员一阵痛斥，弄不好还有可能将他带到警局一番审问，他干吗多此一举呢？思前想后，他决定明日准备下必要防护武器和手提汽灯、叫上几名门下弟子为他壮威助胆。有了这种打算，他睡得很沉稳，还响起均匀的鼾声。第三日，他很晚才从学校返回庄家，身后跟随几名男生。他带领他们悄然打开门锁、毫无响动地迈进室内。

庄舒怡躺在床上边看书边倾听楼道的脚步声，庄舒曼紧缩在被卧内不敢露出头。她在紧张恐怖时刻的到来。肖络绎打开门锁的瞬间，她们几乎同时从各自的床上坐起、掀掉身上的被子紧张地望向门处。当她们看到肖络绎带来几名男生来到家中，她们露出喜悦神色。接近夜半，往日的把戏拉开序幕。敲击墙壁、发出恐怖之音，而后是室内灯光断掉。

室内灯光断掉之际，肖络绎提拎着一盏汽灯，其他几名男生各执棍棒冲出室内。在他们冲出室内的一刹那，他们发出惊呼。一个披头散发的家伙闪身离开电闸处，慌急地打开电闸旁侧的室门。正待那家伙欲进入室内，他们将那家伙揪住按倒在地，掀掉那家伙的假发。那家伙彻底暴光在肖络绎面前的时候，肖络绎看清了那家伙的真面目。那家伙面部有棱有角且惨白如纸，活脱脱一个夜半魔鬼。肖络绎要几名男生按住那家伙，然后俯身盘问那家伙为什么要敲击地面、学鬼叫、关闭电闸。那家伙起初闭口不语，肖络绎不得不揪住那家伙的一只耳朵，那家伙疼痛难忍，只好如实坦白。

原来那家伙是个装卸工，在北京几经周折才租赁下如此便宜的房屋。发现楼房住户寥寥无几，于是顿生歹意。歹意即是以上伎俩，目的

在于吓跑住户。住户撤尽，那家伙便可以向房东讨价还价，甚至白住此处。那家伙实施这种伎俩果然奏效，楼下人家陆续搬走。此项消息不胫而走传入房东耳里。房东得到如此消息，连忙找到他，要他尽可放心住在这里，说房租费用暂且可以免去。那家伙闻听此言，内心乐开了花。于是才锲而不舍地捣腾此等闹剧。

闻听此言，肖络绎简直义愤填膺，当即问清那家伙的房东联络号码，那家伙捣蒜似的跪地磕着响头，要肖络绎千万不要将此事告诉给房东。倘使房东知晓此事，届时吃官司不说，还要向房东补交房款。看到那家伙如此相求，加之那家伙答应明日离开此处，肖络绎不再步步紧逼，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道理，他非常明了。将那家伙修理得服服贴贴，他从兜内取出一张百元钞票递到几名男生手中，要他们乘出租车返回校园。

肖络绎本以为揭穿那家伙的真面目，从此以后就会天下太平，不会再有什么可怕的事出现。可他万没想到那家伙离开此居民楼不久后的一天，庄舒怡、庄舒曼在放学时分别遭到几名小混混的殴打，庄舒怡不但头部被打破，还险些遭到小混混们的强暴，幸亏有人赶来制止，否则就会酿成终生憾事。庄舒曼的头部伤得相当严重，当即昏倒在马路上，后来被几名好心人送往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。目睹到这番情景，他肝胆欲裂，决定带她们离开此地，到城内租房。他清楚那样的代价如何惨重。父母得知他和她们住在一块，决然断了他的经济来源。往后的日子，他要付出很大的精力用在赚钱上。但他无怨无悔。想到庄老师对他的栽培，他累点、苦点算什么。他在北京市内租赁到一室一厅的房屋，房租费用为每月一千八百元。如此高码的房价，令肖络绎紧锁眉宇，可是北京室内的房价基本上如此，他也只好咬咬牙忍耐过去。他没有返回学校住宿，原由在于学校和租赁房屋的距离相差太远，如此一来，就会给照顾她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。庄舒曼的伤势尚在恢复中。庄舒曼自从被小混混殴打，一直处于昏迷不醒状态，总是说胡话。他明明知晓是那家伙所为，苦于找不到那家伙，也只好自认倒霉。他由此更加谴责自己，认为是他的妇人之仁，才造成今日残局。当时若是将那家伙的行为报告给当地警局，决不至于弄到如此结局。现在他



觉得很对不起她们。他愈是觉得对不起她们，愈是想尽心尽力照顾好她们。受这种想法的驱使，他决定长期住在租赁的房屋。他在厅间安放一张简易床，将行囊、日常用品、衣物从学校取来，又为她们在室内安放好一张双人床，庄家老宅内能够派上用场的物品逐一被他搬到租赁的房屋。

安顿好姊妹俩，肖络绎开始投入紧张的学习、工作、赚钱上。每日都要忙到披星戴月才能返回租赁的房屋，中途尚需抽空返回家中照顾养病期间的庄舒曼。此间他既要完成研究生的课程，又要执教和作画。另外接近傍晚时分，还要去一家饭店打工，直到饭店打烊，才算结束一天的工作。看到他日渐消瘦的面容，庄舒怡感到十分不安，为此她提出退学，他拿起一把菜刀对准自己的一只手，称如果她胆敢退学，他就会砍断一只手。她见状只好收回退学的打算。

从那一刻起，十六岁的庄舒怡心灵深处悄然生出对肖络绎的爱情。她竭尽全力地读书，以此获取肖络绎的欢欣。放学回家，为庄舒曼煮好汤药，将汤药一勺勺地喂向庄舒曼。待庄舒曼服过药，她迅速地跑到楼下不远处的菜市场，买些芹菜或包心菜，以及廉价的五花肉。匆忙回到家中，剁好饺馅，悉心调拌、和好面，然后捏出一个个元宝似的饺子。待包完饺子。她从面案上取出七八个饺子为庄舒曼煮好，喂过庄舒曼那些水饺，她就会在厨间随便热点剩饭就着小咸菜完成一顿晚餐。吃过晚餐，她要么洗衣服，要么伏案读书。贴近肖络绎归来的时间，她就会点燃煤气、烧上水。听到肖络绎打开门锁的声音，迅速将那些元宝似的饺子放至沸水中。

肖络绎因为不是那家饭店招聘的全日制店员，因此没有资格在该饭店就餐。饥肠辘辘的肖络绎，大口地咀嚼着鲜味十足的饺子。吃光一大碗饺子，他觉得有些不对头，每日傍晚都能吃上肉馅饺子，而家中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每日都有肉类出现，否则生活费用就会接续不到月末。看到庄舒怡苍白的面孔，他顿时明白，庄舒怡决非和他吃一样的伙食。

肖络绎带着一脸阴云来到正在伏案读书的庄舒怡面前，发出语重心长的话，舒怡呀，你不能为我搞特殊化，否则我只能从这里搬出去。



要知道我们的经济标准不适合每日吃肉馅饺子，否则舒曼的医药费用、家中的生活开销、房屋租金等项事宜就会短路，到时我们就会陷入绝对的困境中。况且你只给我一人改善伙食，这是断然不行的。待我手中的画幅卖掉，我们的生活就会比现在有起色，舒怡，忍耐一段时日好吗？

面对处事得体的肖络绎，庄舒怡居然扑进他的怀中哭泣起来，面部贴向他的胸部，像小时候贴向父亲胸部那样坦然。他只好给她一番安慰，擦干她的泪痕，抚顺她的发丝，但决然没有私心杂念。他心中早已将姊妹俩当作亲妹妹看待。那个时期的他真是要多伟大有多伟大，他将全部精力都用在如何多赚钱、如何使她们的生活过得舒服一些。要知道十六岁的庄舒怡已出落得相当标致，若是他稍稍偏离理性，庄舒怡会出现怎样的问题显而易见。

肖络绎照顾尚未恢复健康的庄舒曼更是令人感动。庄舒曼被几名小混混打成中性脑震荡，整日处于昏睡状态，吃喝拉撒全都要人照顾。肖络绎、庄舒怡离开家门时，庄舒曼若是来了尿急，就会便在床上。肖络绎开始忧心忡忡。倘使庄舒曼长期处于这种状态，岂不毁了一生的前程。他暗自发誓无论怎样艰辛，也要努力使她恢复神智。自从他和她们生活在一道以来，他发觉，她们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。他和她们建立了深厚的兄妹情。

本打算用来卖个好价钱填补家中生活的几幅画，被肖络绎忍痛廉价卖掉，获得款项全部购买了药物。家中生活依旧紧张如初。庄家老宅经常缺水无法出租，也无法卖掉。无法卖掉的原由在于没有产权归属。家中所有的经济来源全部维系在肖络绎一人身上。若是父母肯接纳他的做法，他就会轻松地从父母处获取生活费用。只可惜父母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小商贩，不可能供给两个毫不相干的女子。为了给庄舒曼治病，他倾尽囊中钱财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庄舒曼服用一种高级药品病情逐渐减轻恢复了神智，能从床上坐起，还能自己吃饭。服用一个月后，庄舒曼已能活动自如，可以返回学校上学了。但随之而来的困境是经济的更加拮据。为了凑够房屋租金，他居然来到血站卖了几次血。几次卖血，又没有及时补充营养，他病倒在床上。庄舒怡是百感焦急、没有着落，兜内仅剩下够买油盐酱醋的款项。无钱为他治愈疾病，庄舒



怡只好掩面涕泣，向同学借来几十元钱，为他请来医生买到廉价药品。清洗他的衣物时，庄舒怡从兜内发现了卖血化验单和收据。庄舒怡震惊了，震惊之余，来到他面前声泪俱下地跪在那里，庄舒曼看到这副情景，学着庄舒怡的样子跪在他面前。庄舒怡声泪俱下地对他说，肖哥，如果你再瞒着我们卖血，我就要考虑去酒店卖淫，反正大家到头来都会给困境折磨死，不如沉沦来得更……

庄舒怡的话未讲完，即遭到肖络绎的一个嘴巴。打过庄舒怡那记嘴巴，肖络绎将头部埋在被子里暗自流出泪水，随后握紧拳头对姊妹俩说，舒怡、舒曼，你们两个给我听好，我们就是喝西北风也不能做那种作践自己的事，决不能。有道是冻死迎风站，饿死不倒槽。人活一口气，佛是一炷香。人活着就是要有一股志气。懂吗？

看着姊妹俩含泪频频点头，肖络绎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。但那微笑像云朵那样渺茫，他真实的笑靥早已被生活的波峰浪谷吞噬了。那表面浮浅的微笑，只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。为了尊严，在很久以后的日月，他的父母双双亡故时节，他将父母几十万的遗产拱手做了爱心奉献。这样做过后，在一处人迹不至的地方，他哭了，哭得伤心失意。一场大悲大鸣终结时，他又笑了。那是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。痛失双亲的悲哀，以及双亲给他带来的伤害，他在那个空旷地带尽情地发泄。发泄完毕，他觉得好似血管里重新灌注了血液，通体上下轻松舒坦。在他不想哭、不想笑、不想回忆、不想瞻望、不想遗憾、不想怀念的瞬间，他决然地离开人迹不至之地。

想到这些陈年往事，庄舒曼的眼圈由红润变得生出一片血丝。寝室内的女生都走光的时候，庄舒曼开始痛哭流涕。

迫于生活的极端窘迫，肖络绎不停地作画、卖画。用他的话说，他是在卖艺术。他很痛苦，也很矛盾。痛苦也好，矛盾也好，他都得照做不误。每当他赚得一笔收入，他都要交给庄舒怡这个管家婆。而每到一笔收入，他都要命令庄舒怡改善一下伙食。庄舒怡做出几道香喷喷的菜肴端上餐桌，他每每都是拄着筷子注视姊妹俩用餐，尤其他爱看庄舒曼大口撕咬排骨的吃相。那吃相极像狼群捕食猎物，直看得他辛酸想哭出来，他才将视线挪移开。年仅十岁的孩子，正是长身体阶段，

长期缺乏营养肯定行不通。于是周末他去街头为人画肖像。尽管他满怀不愿,为了生存,只能硬着头皮坐在某处街头,接纳人群的围观。每次做完这项他极端鄙夷的事,他都感到疲惫至极。这疲惫来自紧张、羞愧、劳作三者的结合。可是为了姊妹俩,他做了,而且做得很投入。街头作画换得的钱财,他用来购买营养丰富的食品。虾仁、排骨、鱼,庄舒曼几乎隔三差五就能吃到,吃相自然变得斯文,不再像从前那样饕餮。注意到姐姐和他没有动用它们,内心很不是滋味。家中的好吃喝总是被她独享,而姐姐和他饮食方面却相当清苦,除了蔬菜就是咸菜。她吃剩的营养餐,他们端下餐桌放到阴凉处,以备她下次食用。他们的关爱,让她感到无所适从。从穿戴到吃喝,她总是享受优等待遇。初中毕业那会,她的年龄也到了十六岁,此间家中生活水准逐步有了改善。比她年长十六岁的他,已成为名望很高的画家,在一所重点院校执教。

随着名气的大增,肖络绎的画幅自然要比先前增值,加上丰厚的薪水,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有了飞跃。他们不再为吃上一顿好饭费尽千辛万苦,也不再相互间为了一道尚好的菜推来让去。排骨成为他们餐桌上经常的菜肴,而且他们谁都很少光顾它。此间肖络绎分了两居室的房子。已经三十几岁的肖络绎依旧孑然一身。他的孑然一身,决非是形象不过关,而是为了能够照顾好姊妹俩。某种程度来讲,他堪称帅气的男子:高高的个子,白皙的皮肤,脸型宽窄适度,眼睛介于非大非小之间,很有神,一副秀气的眼镜架在上面,愈发突显出他的文质彬彬。这种男性魅力时常使得他身边的女性陶醉,包括姊妹俩。尤其是成熟的庄舒怡,对他的感情更是深重无边,相处许多年,从未发现他有越格表现。庄舒怡很希望他有越格表现。换一句话说来,庄舒怡幻想得到他的爱情。

每月发来工资或画幅酬金,肖络绎都一丝不苟地交到庄舒怡这个管家婆手中,他只对她们的学业严格把关。庄舒怡分心过重,学业方面一直处于中档水平。庄舒曼却是遥遥领先,这使得肖络绎多少有些安慰。尤其是庄舒曼在绘画方面造诣非浅,让肖络绎每每都兴奋不已。庄舒怡高中毕业后鬼使神差地考上一所重点医学院校。这是庄舒怡、肖络绎预料之外的事。为此,肖络绎还在庄舒怡临近迈入大学前夕着实



庆祝一番。那日肖络绎带领姊妹俩来到一家上得档次的饭店，点下许多名菜，还破例喝了酒。酒宴结束，令庄舒怡倍感惊异的是，肖络绎居然亲吻了她。她捂着被肖络绎亲吻过的脸颊，离开饭店许久也没能挪移开捂着脸颊的手。这个举动被庄舒曼看在眼里。庄舒曼准确地猜到姐姐喜欢肖络绎，庄舒曼本人也热切地盼望肖络绎能够成为自己姐夫。肖络绎和姐姐很般配。肖络绎的潇洒英俊配上姐姐的花容月貌，堪称天赐良缘。虽说肖络绎年长姐姐十岁，可那有什么关系。听人家说男人的岁数比女人长一些，女人能享受到更多关爱。再者肖络绎一点也不显得老成。三十几岁的人，看上去和先前二十几岁那会儿没有任何改变，只是增加了成熟的魅力而已。

了解到庄舒怡喜欢肖络绎这一事实，庄舒曼开始瞄准肖络绎。姐姐不好开口表明心迹，她可以随意讲出来。一直以来，她在肖络绎眼中都是个顽皮的孩子形象。她清楚地记得，因为吃鱼没注意，给鱼刺卡了喉管，她坐在餐桌旁哭得昏天地暗，直到肖络绎从学校赶回家中，带她去医院处理好喉管的鱼刺，她才破涕为笑。肖络绎见她情绪好转过来，就在她的额面上戳了一下，责怪她太粗心，要她再吃鱼时一定要注意鱼刺。她却顽皮地对肖络绎说，若是想要我注意鱼刺，肖哥必须背着我上楼，否则我就再卡一次喉管。

其实，庄舒曼说出如此荒唐话，并非心血来潮。很早就失去父爱的庄舒曼，总是于有意无意间将肖络绎当作父亲看待。令她没有想到的是，她发出此言，肖络绎居然照做不误，弯起腰身将她背在身上一步步向楼梯迈去。她有些受不住肖络绎的艰难步履。她原本是想体验一下“父爱”感觉，没想到肖络绎果真猜中她的心迹，这令她很难为情。她趁其不备霍地落至地面。她不能让一个小小的体验劳顿肖络绎。姐姐对肖络绎产生出爱慕之情，她断然要帮助姐姐将肖络绎争取到手，否则这么完美的异性肯定会在某一天被人抢走，倘使肖络绎果真被哪个女子抢走，她和姐姐就会失去他，而且是彻底失去他。试想一下，有哪个女子愿意爱恋对象和非亲非故的女子经常往来呢？当务之急要尽快争取肖络绎。某日，她要了心机。肖络绎、庄舒怡在厨房内忙活做饭菜的时候，她躺在床上蒙了头。饭菜端上餐桌准备就餐时，肖络绎唤她出来